

圆中园

——从圆门(窗)管窥中国园林的符号与空间

杜波,庄晓敏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漳州363105)

摘要:圆形门和圆形窗是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典型的形式符号和空间语言,一方面其抽象的几何原型蕴含着极强的理性和哲学意味,另一方面与月亮的形式关联又将之引向诗情画意的移情想象。圆洞门(窗)因其特殊形态成为了中国园林中无可比拟的一种设计语汇,承载了“如画视觉”和“入画行为”的双重属性。通过解析传统园林中具体的圆门(窗)案例,探究其形式渊源、造型操作、符号特征和空间意义,探讨在现代建筑中重构和转译这种古典语汇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园林;圆门;圆窗;符号;空间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3)06-0078-07


在今天普遍对中国园林的印象中,圆洞门(窗)因其特殊形态成为了无可比拟的设计语汇,随处可见甚而到了泛滥之态,所谓的中式园林和中式家居中,“月亮门(窗)”亦成了一种“中国式样”的标配。一方面其抽象的几何原型蕴含着极强的理性和哲学意味,另一方面与月亮的形式关联又将之引向诗情画意的移情想象。

钱钟书在《谈艺录》有“说圆”专篇^{[1]277},以丰富的诗文例证中外“以圆为贵”的传统,得出结论是“窃尝谓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如论及道家的“先哲言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论及儒家的“《论语》之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论及释家的“译佛典者亦定‘圆通’‘圆觉’之名”。推之及诗,谢朓有“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白居易有“珠排字字圆”、苏东坡有“中有清圆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童寯在《东南园墅》提到“中国园林,注重含蓄,多以折墙,掩映其美,诱使游者透过门洞或漏窗,进行窥视。门洞常以满月、宝瓶或花瓣为形”^{[2]53},其突出了因掩映而“诱”与因含蓄而“窥”的功效;杨鸿

勋《江南园林论》里的观点是“(圆洞门)的几何形式对观赏视线发生引力,从而构成观赏的焦点,所以常用它作为对景的画框;它那在一般建筑环境中少见的空洞形式,富有引人入胜的趣味性,因此有比一般入口更为强烈的导游性”^{[3]104},其分析的是因聚焦而“引”和因趣味而“导”的作用;金学智《苏园品韵录》分析“抽象的正圆形洞门最多见,一般简称之谓‘月洞门’或‘圆洞门’。如将其比作圆月,则它又属于具象形了”^{[4]7},其所讨论的是纯粹几何而“抽象”和月亮拟形而“具象”的辩证关系。

一、圆的原型与造型

最原始的圆形门窗,可从“囿”的字源和字形寻得踪迹。“囿”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在甲骨文表达为,许慎在《说文·囿部》提及:“囿,窗牖丽廛,闾明也。象形。”甲骨文的圆窗形象契合了许慎所言的窗牖玲珑形式。以当今的建造方式看,圆窗似乎营造难度大于方窗,但从古老的穴居和巢居角度看并非如此——原始穴居中,洞口径由掏挖或斧凿,自然而然呈现出圆形孔洞的形态;在原始巢居中,类

收稿日期:2023-06-24

基金项目:2023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原型’视角下风景智慧在人居环境营造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FJ2023C064);2021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健康中国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营造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研究”(FJ2021C109)

作者简介:杜波(1989-),男,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园林;庄晓敏(1987-),女,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E-mail:wavent@163.com

比鸟类筑巢也容易编织成圆形洞口。

圆形门窗虽起源甚早,但因其使用的不便利和异形洞口的不易封闭,长期未发展为主流的建筑门窗形式,直到园林造景需求促成了新的契机。成熟的圆门(窗)形象最早见于仇英版《清明上河图》^{[5]39-47},晚明才开始大量涌现,至于清代则成为园林场景的典型符号。例如宋版《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未见任何圆门(窗),明版《清明上河图》(仇英)偶见零星圆门(窗),清院版《清明上河图》(陈枚等)有二十多处圆门(窗)。再如《胤禛美人图》(雍正年间)里有四处,《燕寝怡情图》(乾隆年间)里有四处,改琦所绘《红楼梦图咏》(嘉庆年间)的五十图中竟有九幅圆门(窗)场景(图1)。这些园林画创作的范本应是源自当时的真实园林场景,经过艺术加工后亦作为图像传播,最终反过来影响了园林设计的审美取向^{[6]220}。



图1 改琦绘《红楼梦图咏》中的圆门(窗)

观今江南园林中诸多圆门(窗),形态特征与空间处理都呈现出令人惊叹的丰富性(图2),其操作对象和营造方法则围绕圆门(窗)“本体”和“周遭”二者展开——针对圆门(窗)本体的形态操作,如洞口尺寸(直径)和洞口厚度(深度)的变动、月圆式(浑圆门洞)与地穴式(下设缺口)的差别、抹灰洞口(素白)和砖细边框(回文)的微差等;针对圆门(窗)周遭的空间营造,重点处理所处环境的位置、

所对之景的方向、所载内容的取舍、所框画面的层次等。

回归“圆”的造型特点,其操作对象体现在“框”(边界/周长)和“芯”(区域/面积)中。细分之,“框”的作用可分为视觉的“聚焦”(朝中)和“框裁”(对外),“芯”的作用可分为行为的“洞穿”(进入)和“镜幻”(映出)。当圆形门(窗)嵌入真实的园林空间时,就体现出了视觉符号和空间行为的双重身体感知:“框”与墙垣互为图底关系契合“如画之观”的视觉属性;“芯”作为中介物与前后空间联系契合“入画之游”的行为属性(图3)。



图2 江南园林中的经典圆门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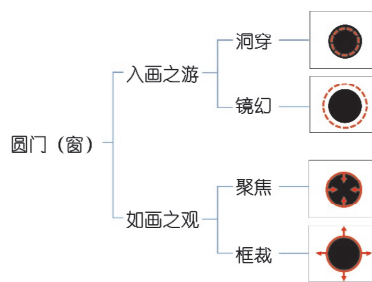


图3 圆门(窗)中基于视觉和行为的造型操作

二、如画之观：框裁与聚焦

圆门(窗)的实体形象可溯源到汉代陶楼明器,张良皋考据为“圭窠”^{[7]69},奇怪的是它却在唐宋淹没踪迹,从现存的唐宋诗文中难觅圆门(窗)字句,在敦煌唐代壁画和现存宋画中也未见其形象,直到晚明才又重新出现,最著名的是计成在《园冶》中图文并茂的推荐^{[8]179}。计成在《园冶》的图谱中所绘圆形窗标明“月窗式”,原图旁边另有小字注解“大者可为门空”。这条标注说明了三个信息:一是圆

窗与“月”的形式关联;二是圆窗和圆门未截然区分;三是圆门源于圆窗。

这种消隐和彰显的过程,或可从两方面进行解释:自技术构造角度看,汉代(夯土)与明清(砖大量应用)建筑为墙承重结构,更匹配圆门(窗)的开凿和砌拱,而唐宋建筑主体由大木作承重,小木作门窗多为直棱窗、板门和隔扇等简洁样式;自设计创作角度看,从魏晋到南宋多为诗人造园,由南宋至元明属画家园,明代以后才出现了职业造园家^{[9]15},圆门(窗)的复杂形态不易为唐宋诗人和匠人掌握,只有明代以后的画家和职业造园家才能做到“制式新番,裁除旧套”的造型创新。

正是这种画家与造园家的结合或合作,促成了明清绘画构图中的圆门(窗)形象的涌现,同时也赋予了真实园林的圆门(窗)以“画意”的视角。这种基于“如画”审美的圆形构图所表征的意义,可以溯源到两种特殊的绘画媒介——团扇绘画和佛教圆光,分别带来的是关乎“取景”的框裁操作和关乎“对景”的聚焦操作。

1. 框裁取景

作为画面轮廓的圆是一种特殊的“框裁”,以传统团扇造型为例,其虽起源甚早,但到南宋才成为重要的绘画媒材。据方闻论断,12世纪中叶中国山水画完成了由北宋的雄伟山川向南宋“马一角,夏半边”景致的过渡^{[10]207},此时圆形团扇的“框裁”最适合表达其风景取舍。另一类常用圆形框裁的是晚明出现的大量小说版画,这些版画的主体或为才子佳人或是情色春宫,但都重在表现生活场景,建筑空间多为方形,同是方形的窗户容易将对象尽收眼底,但圆形窗是从方形墙体内切而留下核心内容,画家于是应用一个个窗洞借由观者的眼睛去“偷窥”其中的闺阁隐秘。圆形是为“框裁”,而窥看指向一种“不全面”“被过滤”的观看,故有“洞窥”和“管窥”之形式契合,所以圆门(窗)会在园林场景中形成“窥看风景”的如画氛围。

拙政园东端的“梧竹幽居”可谓江南园林中框裁取景的代表,方亭攒尖四面开四个浑圆洞门,如取景器般摄取四面胜景——西面借北寺塔远景、东面截邻廊一隅,南面取水岸竹丛、北面框桥边梧桐

(图4)。亭四周尚有环廊绕行,人幽居其中,正契合计成“处处邻虚、方方侧景”的身体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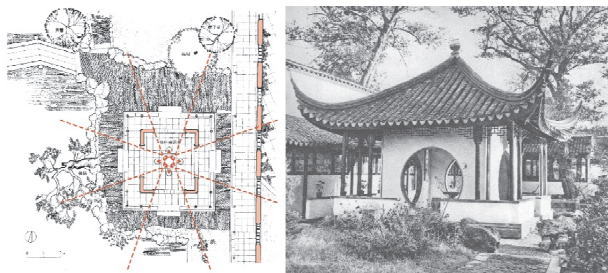


图4 拙政园梧竹幽居的“框裁”

2. 聚焦对景

作为视觉中心的圆是一种特殊的“聚焦”,弧形的边界将视线汇集到中心,使人容易产生凝视之感,其构图类似于经典的佛像圆光。东西方宗教绘画都有圣像“圆光”的传统,尤其是佛教还区分“头光”和“背光”,这也造就了中国绘画史上大量几何“浑圆”图像。佛像圆光固然象征佛祖的圣光普照,更重要的是其形式利于聚焦,让观者凝视佛像的画面中心。

童寯在《江南园林志》提及到了园林应具三境界——“斯园亭榭安排,于疏密、曲折、对景三者”^{[11]17}，“对景”之精髓不仅在于诸多层次的“景”的营造,更在于“框”(取景框)的设置,而圆门(窗)正是最适合聚焦视线的取景框。

不同于拙政园“梧竹幽居”四面周遭的“框裁”,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则是单方向的“聚焦”。这是一座廊轩结合的建筑,得名自苏轼的“竹外一枝斜更好”,轩外池畔斜倚老松(原诗为梅),轩内两丛翠竹,侧墙留有一圆两方的三处门窗洞口(图5)。方圆洞口呈现着相反的观景视点——方框框竹的视点在廊内,圆框的视点却在集虚斋,圆框内近景美人靠叠合中景斜松,越过彩霞池再取远景小山丛桂轩和云冈黄石,宛然凝练出一幅层次分明的山水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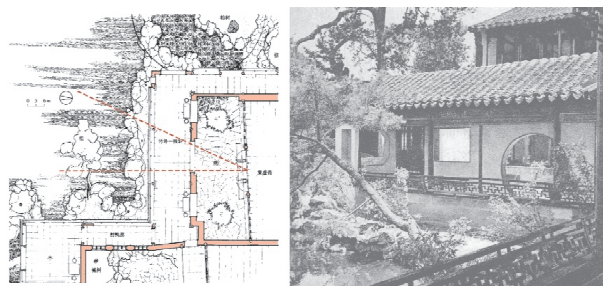


图5 网师园竹外一枝轩的“聚焦”

三、入画之游：洞穿与镜幻

最早提及“月洞门”的文献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冯贽撰《南部烟花记》:“陈后主为张贵妃丽华造桂宫于光昭殿后,作圆门如月,障以水晶,后庭设素粉罍,庭中空洞无他物,惟植一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兔。丽华被素袿裳,梳凌云髻,插白通草苏孕子,鞞玉华飞头履。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帝每入宴乐,呼丽华为张嫦娥。”^{[12]190}

在其他南北朝文献中,亦有圆门(窗)有相关记载:如《南齐书·乐志》有记“重闼月洞,层牖烟施”,其中“月洞”与“层牖”并置;如南梁李镜远的《咏日诗》有“北林耿初曜,圆窗鉴早曦”之句;另有陈叔宝本人的“明月正当牖,是牖非圆瓮”,说明当时有“圆牖”存在。在南陈亡国之君陈叔宝为宠妃张丽华构筑“桂宫”的故事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圆门”与“月宫”或“月洞”产生的形式关联,而月洞不仅是符号,更体现了一种空间的穿越。

姚成祖的《营造法源》对于晚清江南园林的圆门洞之名称有详细区分:“凡走廊园庭之墙垣辟有门宕,而不装门户者,谓之‘地穴’”。墙垣上开有空宕,而不装窗户者,谓之‘月洞’……凡门户框宕,全用细清水砖作者,则称‘门景’。”^{[13]76}其中的“穴”“洞”“景”等词表达了不同于如画静观的想象,更近于入画动游,是从视觉审美逐步转向了行为诱惑,参与到园林的景境构成。

1. 洞穿入境

汉宝德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造园于山池之中,喜造岩穴。喜欢洞穴的原因一是奇,二是隐。南宋园林中已见洞天字眼,似不普遍,到明代才真正盛行起来。洞之用有数种,最普通者为洞门,供客人入园时,有“别有洞天”之趣^{[14]155}。在此,圆洞不仅是一种想象的“如画心游”,更是一种实际的“入画身游”。通过圆洞人们将视线从此处延伸到彼处,并透过穿越的行为强化身体的感知,突破了视觉和心理的双重局限。可穿越的圆洞表达了一种通往风景的向往,亦是庭园藉由圆洞投出的诱惑,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一处螺旋漩涡(或是镜像),强烈将人的视线和身体吸入其中。

拙政园“别有洞天”的圆门深度上异于常态,或是因为中部主园与西部补园双重界墙加厚砌筑而来(图6)。一方面,其一米厚度的圆门形态已近于“洞”而非“框”;另一方面,作为两部分景区的分界,承担了洞天之“别”。人穿行其中自是一种如在墙中、如在洞中的奇特感知,再加上东侧半亭的收束,形成了一种身体洞穿入境的错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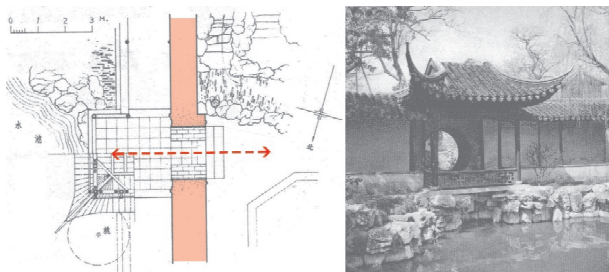


图6 拙政园别有洞天的“洞穿”

2. 镜幻出境

计成《园冶》中记述明代圆窗的典型用法——“藉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理者相石皴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宛然镜游也”^{[8]213},其中皴石和松竹梅固然重要,更不可或缺的则是,藉由背景粉壁和前框圆窗共同成就的“镜游”体验。

“镜游”一词最早是指镜面般的水面,如王羲之言“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这种由“镜湖”倒映山林的虚影在后来经由文人想象,最终转为寻仙与梦境的意指,故有“镜花水月”之谓,亦如《红楼梦》所载“风月宝鉴”之形^{[15]39-47}。镜面之意义不在于表面而在于其反射的虚幻空间,通过圆窗所框出的彼岸之风景,实现了具象的“眼游”和抽象的“神游”。

艺圃“浴鸥小院”前的白墙高度也异于常态,高墙下部开圆门,跨石桥过浴鸥池,到达另一芹庐圆门,门内另有院落(图7)。两个圆门尺寸相近,但因为所处墙高不同,尺度感截然相异,外圆门(浴鸥)墙高近六米开圆洞显小、内圆门(芹庐)墙高不足三米显圆大,二者又互成斜角以长桥断续相对,分割出疏密得宜的三重空间。此处空间营造,颇似传统绘画中的“重屏”主题(如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营造出似真似假的镜像幻觉,吸引游人流连玩味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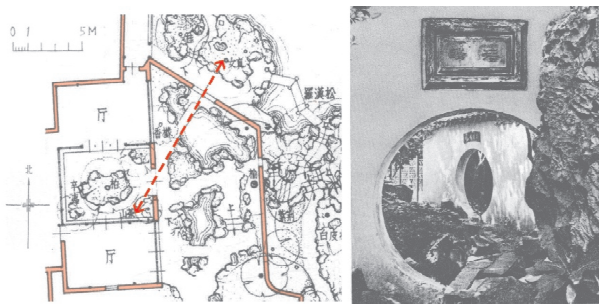


图7 艺圃浴鸥小院的“镜幻”

四、圆的古典与现代

圆门(窗)以其抽象的几何造型和诗意的月洞隐喻,不仅在古典园林中占据无可比拟的形式存在,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中国建筑师的目光,尝试在现代建筑和庭园中转译这种特殊的语汇——如贝聿铭在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中引用圆窗作为局部装饰符号,戴念慈在阙里宾舍中以圆门垂帘分隔套间卧室和会客厅,冯纪忠在方塔园用钢结构再造了一座圆洞垂花门(图8a),陈其宽在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群中多有运用圆门和圆窗(图8b),董豫赣在红砖美术馆探索了多种圆门空间(图8c)……建筑师对圆门(窗)的现代转译最有执念的当属王大闳,从建国南路自宅到虹庐,再到弘英别墅,三座自宅里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圆窗和圆门,反映出王大闳的空间思辨和对中国建筑及园林的现代化的看法。

王大闳学贯中西,师承自正统的包豪斯现代建筑教育,却一生践行中国传统空间况味的再现与转译。从早期城市概念住宅开始,其室内已布置了屏风、中式家具、挂轴、盆景等东方元素,直到成名作建国南路自宅落成时,才将这类“布景妆点”转化为高墙、院落、隔扇、月窗等的“空间语汇”^{[16]150-154}。

建国南路自宅卧室东墙开有直径5.5英尺(约168厘米)的圆窗,窗台高68厘米,其尺寸较为精妙,月窗圆心位于墙高一半且约略在人眼高度,格栅方窗及轨道安装于墙外若隐若现,窗外种植翠竹影影绰绰,共同营造出精确而诗意的如画视觉(图9a)。

建国南路自宅(1953年)中可凝视的月窗到虹庐(1964年)中变成了可跨越的月门。虹庐是一座躲避都市环境而内向自足的城市住宅,王大闳意图在九宫格平面内营造出园林或庭院的隐喻,并明确区分外庭(客厅和餐厅)和内室(书房和卧室),二者以月洞门相隔形成界限(图9b)。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园林建筑中的室内圆门(窗)多为木作装折,室外圆门(窗)多为砖砌空宕,而虹庐在室内砌筑月洞而抹白仅留纹理,是为建构逻辑和形式隐喻的双重表达。

传统圆门通常分为月圆式(浑圆门洞)与地穴式(下设缺口),地穴式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圆门行为不便的问题,而王大闳在虹庐中坚持月圆式,必然出现了“行为不便”和“轮廓完整”的矛盾。于是,在后期的弘英别墅(1979年)中,王大闳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门洞形式——“团扇门”(方形抹角成圆),既维持了洞口轮廓完整的形式审美,又保证了家居日常跨越通行的便利(图9c)。弘英别墅的格局延续了弘庐的九宫格,但此处的团扇门置于原色清水砖墙中,背后是烫金屏风挤压的过廊,其材料愈加具象而空间愈加抽象,因而形成更神秘的镜游幻境。

张永和评价王大闳这几个自宅对中国建筑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同时带有鲜明的现代建筑特征和中国传统特征的空间格局”^{[17]9}。从月洞窗和月洞门的转译到团扇门的创新,圆门(窗)虽然只是王大闳诸多创作中的一点吉光片羽,却也钩沉出了他对中国园林空间的思辨与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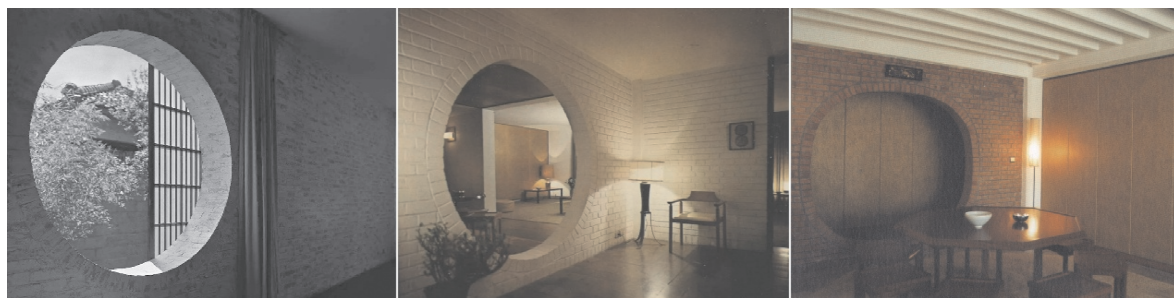


a. 冯纪忠在方塔园的圆门实践

b. 陈其宽在东海大学的圆门实践

c. 董豫赣在红砖美术馆的圆门实践

图8 圆门(窗)的现代庭园中的转译案例



a. 建国南路自宅/1953年

b. 虹庐/1964年

c. 弘英别墅/1979年

图9 王大闳的圆门(窗)^[17]

五、结 语

作为特殊的建筑构件,圆门(窗)蕴含着功能导向和形式隐喻双重意义,其功能性起源或可追溯到远古巢居穴居的建筑洞口,但真正使之深入人心并升华为符号和隐喻则是明清时期与园林建筑融合所致。圆门(窗)之于中国园林的意义,在于它兼具抽象几何和具象月形,与历史上的“团扇”“圆光”“月洞”“镜面”等产生形式关联,既突出了框裁和聚焦的“如画视觉”,又承载着洞穿和镜幻的“入画行为”,见微知著地呈现了中国园林的视觉符号与行为空间的双重意涵。圆门(窗)不仅在传统园林中实现了视觉和行为的双重作用,其形式符号和空间语言也引发了诸多现当代建筑师的思考 and 实践,在现代建筑与庭园中重构和转译这种古典语汇,呈现出兼具鲜明现代建筑特征和中国传统韵味的空间格局。

参 考 文 献

- [1]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 童寯. 东南园墅[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
- [3] 杨鸿勋. 江南园林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 [4] 金学智. 苏园品韵录[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 [5] 单国霖. 大明古城苏州之繁华——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研究论文集[M].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7.
- [6] 吴欣,柯律格,夏丽森,等. 山水之境 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7] 张良皋. 匠学七说[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 [8] 计成. 园冶注释[M]. 陈植,注释.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 [9] 曹汛. 中国造园艺术[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
- [10] 方闻. 超越再现 8 世纪至 14 世纪中国书画[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11] 童寯. 江南园林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 [12]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62 子部·杂家类类说·卷六[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 [13] 姚承祖. 营造法原[M]. 张至刚,增编.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 [14] 汉宝德. 物象与心境 中国的园林[M]. 北京:三联书店,2014.
- [15] 朱彦. “镜游”小考 明代圆窗的取景与意涵[J]. 新美术,2017,38(11):39-47.
- [16] 徐明松. 建国南路王大闳自宅 在密斯的语境中探索华人住宅的现代性[J]. 时代建筑,2015(1):150-154.
- [17] 徐明松. 建筑师王大闳 1942-1995[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Gardens Seen from Round Shapes

——A restricted view on the symbol and space of Chinese garden from round doors & windows

DU bo, ZHUANG Xiao-min

(Tan Kah Kee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Round doors and windows are typical formal symbols and spatial languag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architecture. Their abstract geometric archetypes contain profound rational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formal association with moon leads to a poetic and empathetic imagination.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forms, the round doors and windows, a design vocabulary incomparab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s bear the double attributes of “presenting a view in picturesque style” and “framing the scene into a paint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round doors and windows in traditional garde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formal origins, modeling operations,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meanings,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and translating this classical vocabulary in modern architecture.

Key words: Chinese garden; round door; round window; symbol; space

【编辑 高婉炯】

图片来源:

图3为作者自制;图8为作者自摄;图1、图2、图4-图7、图9为作者整理,原图来源如下:图1 https://www.shuge.org/view/hong_lou_meng_tu_yong/;图2 <https://www.douban.com/photos/album/1911260994/>;图4-图7《苏州古典园林》和《江南园林图录》;图9《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

(上接第77页)

The Public Space Percep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YU Han-wu, DUAN Ye-p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Desig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s an influential medium for tourists to perceive the villages, tourist and cultural spa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the place frequently used by most external tourists. Based on perception theor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public space of Shuangfeng Village, a feature village with distinctive culture but not fully developed for tourism. It selects five perception factors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spatial connectivity, spatial visibility,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spatial understanding by means of “perception-space-behavior” method and quantifies the perception factors with the help of spatial syntax. Recor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behaviors of tourists during the cultural tourism period by using Behavioral Mapping and establishing a one-dimension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behavior-percep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features of the perception degree and crowd behavior in Shuangfeng Village.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protec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development idea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strong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cultural tourism; public space; traditional village; perception; enhancement strategy

【编辑 高婉炯】

图表来源:

图1-图12、表1-表2均为作者自绘。